

# 流年

郝健



套马的汉子 张健 摄

梦境，常有一种灰白的调性。醒来一瞬间，梦中的五颜六色会被无意识的心理过滤掉，而能还原起来的，多是残留在缺乏逻辑关联的时空、人际之中的片段，以及欢愉、郁闷、焦虑、愤怒、悲伤、恐惧的情绪印迹。少时，常常会落入考场无笔、恶犬追逐、悬空难落的梦境中，这时会不断告诉自己，这是梦境，不必恐慌……俄尔，就会听到从悠远处飘来的琴声，瞬间让自己安静下来。

中午，朋友在画室焚香弹琴，袅袅升起的青烟，空灵幽深的琴声轻轻响起。我陷入梦一样的凝神状态。

朋友说，这叫古琴，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，唐代刘长卿有“泠泠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；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”的诗句，似是古琴千年来孤独的写照。我说，经典多会与生活保持一段距离，古今一理。因为喜欢，平日里他会选上好的桐木，自己斫琴，只是一种乐趣，算作对寻常烦恼的化解。

古琴多以桐木为面、梓木为底，张七弦，设十三徽。后世的古筝形制略似，琴体稍大，二十一弦，于初学者更易亲近。古琴，亦称瑶琴。双手抚弦，勾挑吟揉之间，声如金玉相振，连音成曲，恍若瑶池仙韵——时而清越如曲水流觞、霓裳翩跹，时而空渺似落英纷飞、空山滴翠，抑或旷远若铁骑踏雪、大漠长歌。得意时的踌躇，失意间的低回，世事浮沉的喟叹，人间沧桑的感怀，皆在指与弦的轻触中低吟长啸，终化为空灵激越、涤荡心魂的山谷余响。在他的琴声里，天空是辽阔的青蓝色，花草是婀娜的青绿色，于是，人生便有了缭绕指间的淡青色欢愉，或是日常繁复里的彼此挂念。

朋友老秦退休后突然间放松下来，琢磨着培养点个性化的爱好，但他清楚自己五音不全，于是决定学琴，就找到他在剧团当过琴师的大姑，请求教他。他隔三岔五在同学微信群里发音频，并配上相应的风景图片，但同学们常常戏谑他不是弹琴，是在弹棉花。后来的一天，他发了一段《白桦林》的曲子，大家都说好，进步大，等春节聚会时带上二胡，给大家现场表演。老秦不乐意了，说，你们是什么耳朵，听力这么差，就没听出我一直是在拉小提琴？

在老秦的心里，曲子是

想象中的流畅和悠扬，琴声是绿色的春天，是红色的夏天，是金色的秋天，是白色的冬天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自在。

我更偏爱古琴，因梦之名，或因静之实、因虚之真，差不多像风，虽透明无色，看不见，但它来时，你能感受到气息抚面的温柔，你能看到树叶飘动的自在，你有看听到雨落心田的叮咚。

从心，一切便好些。

去年6月，试着在江边公园漫步，但不到一个月，膝盖就痛了起来。酸酸的，胀胀的，麻麻的，骨科朋友说，还是去游泳吧，不伤身体，而且对血压稳定特别好。

2020年4月，因作息失序、饮食紊乱，一天早上起床时，感觉走路不能拐弯，只能起直线，而转向拐弯，就需要扶着东西，不然身体会失控。我预感到这是脑梗前兆，于是加吃一粒阿司匹林。到单位时，一老同志从船上来办公室找我，见我说话不甚利索，就问你血压一直高，别是小中风了？我说刚网上挂好急诊，老钱一会儿送我去医院。

在三楼找到神经内科专家后，她见我思维清晰，说话也还能准确表达，就用小锤敲了敲膝盖，然后说去做个CT，看有没有出血点，如果没有就可以确定只是脑梗卒中……一小时后，她看着CT，说血管没破，但细小动脉血管基本是堵塞状态，而且主堵点在脑干偏左，位置不是很好。说着，她打住院部电话，找她老师储主任，说有一男性卒中急诊，需要住院治疗，还能安排住院？储主任说来吧，有空病床！

储主任大我5岁，老家池州，和我半个老乡。他说你不要紧张，注意休息，卒中中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吓人，但事实上也确定不是小事，大白话就是血管堵了，血黏稠度高，易形成血栓，你看你脑前区基本成灰白色，就像城市小街小巷都堵着，那主干道堵塞就是迟早的事了，但是呢，也没那么可怕，常见病，饮食、作息规律，遇事平和对待，有病看病，按时服药，五天就可出院。

脑卒中，也叫脑梗死，是脑血管堵塞的通称，轻些的是腔梗，其次是脑梗死和脑栓塞，常规静脉溶栓治疗或动脉取栓。住院的第二天下午，我基本能正常慢走，不再有转变向失控的状态。一周后，正常出院了。一个月后，我去储主任那复查，他说你恢复得很好，基本没有不良影响。

现在慢跑是不敢了，最多的是走路，早上会走半小时，中午一小时，晚上四十分钟，其他时间，还会在室内做些胸、腹、腿的力量训练，这时能感觉到血液循环加快，身心异常舒畅愉悦。安静的时候，我会用小行书写一册《心经》，兴奋些的时候，就四尺对开的宣纸上写草书，墨色淋漓的感觉很好，与力量训练后的效果有些像。

如果说写经是走心、运气，那么写草书就是跌宕起伏、舒心畅怀。如果说速度、力量是火红的手眼身法步的运动，那么，书法过程可能就是一种白色的心神、意念的运动了。

宣纸，低调、柔韧，能着色住墨千年不变，同时，它又敏感、脆弱，风吹指弹便易损。

当宣纸的白与墨的黑、水的透结合在一起，就有“浓、淡、干、湿、焦”的五色，疏密、远近、新陈与快慢的空间感、时间感，就在这自然、简洁、包容的黑白里禅意地展开。邓石如说：“疏处可使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，常计白以当黑。”这是艺术追求，也是“上善若水，有容乃大”的文化性格和智慧的另一表达。

宣纸分生宣、熟宣与半熟宣。生宣吸水沁墨，墨韵浪漫，纸性柔软。高手遇生宣，犹如两位深沉智者对话：你纵笔墨翻飞，我自静观雪扫庭除，在皴擦间快意通达。熟宣拒水不洇，纸质挺韧，可多层渲染。书画者与熟宣，似青涩少女遇见清朗少年，一个专心勾勒，一个甘愿屡屡敷彩。半熟宣，水性、纸质介于二者之间。笔墨者与之互动，则如沉稳男子邂逅温婉佳人，你欲笔走龙蛇，我许你轻步过桥。

我喜欢生宣。我性子急，竹枝

麻雀等寥寥数笔的写意，或翻转笔管的行草书，最适合草就成幅，即时收获自娱自乐的快感。此外，熟宣的繁复勾勒、染色，在需要耐性的同时，更需要技艺的叠加，越是用笔少、着色少，越是可以藏拙隐短。

十六年前的冬天，半生信佛的母亲驾鹤西去。在她房间收东西时，发现她用铅笔抄写的《心经》片段。可以想象她抄写时的虔诚，和灵魂深处的孤独。于是，我发愿帮她抄写《心经》千遍。

起先是用小楷在熟宣洒金信笺上写，笔法结构参照唐代经书，空下来就写，整整一大摞子地堆在大书柜里。后来去了南京工作，安顿下来后，不管工作多忙，每周至少抄写一遍《心经》，或留存书籍，或装框赠友。五年里，小楷水平精进不少，也由原先的抄写，变为默写和创作。常用熟宣镜片纸写，先写字形大些的行书、草书，蝇头小楷穿插其间。写好后，自己就用网上买的画框直接装上，喜欢的人，我就直接送出。

现在，我用半熟宣纸制成的册页写，每周默抄不少于两遍，消耗的册页及时补充，写好的作品不断地送人，可融情，可暖心。

## 四

喜欢泡澡，从小就喜欢。

喜欢池中蒸腾而上的白色水雾，喜欢香皂与水混合后的肉色味道，喜欢温暖中皮肤沁出的透明汗珠。

50多年前，自行车还是稀罕物。爸妈工作忙，外婆就常年和我们住一起，帮忙买菜、做饭，当护林员的外公则住在30公里外的乡下，来一趟城里通常要靠双脚走五六个小时，若背的鸡鸭鱼肉多些，那就得走到天黑才能到。所以，一年只是春节前来一趟，住上个把月再回去。

外公身形高大，嗓门洪亮，大笑时能让小平房跟着抖动，特别是在澡堂和搓背佬聊天时，笑声如穿云的箭雨，在墙壁和水雾间飞窜。老人家酒量大，年轻时用大海碗装酒，但70来岁时，每餐只给自己倒一玻璃杯白酒，坐在桌前火桶中悠闲地喝着。

泡澡一般是在午觉醒后的三点多钟，去一公里外的小沧浪，也会去更远点的华清池。外公总是背着手在前面走，我跟在后面用火柴点小鞭炮炸着玩。鞭炮没了，就会拽着他脏兮兮的衣袖，他就从对襟大褂口袋里摸一角钱，我就跑到小百货店买挂一百响小鞭炮。最后一次陪他泡澡，是他去世前半个月，老人家已腰背佝偻，尽管喉咙深处不断地冒呼呼的咳嗽声，但笑声依然响亮。外公去世后，外婆说，他抽了一生烟，喝了一生酒，脏兮兮的一辈子，没想到，走时那么干净……

